

朝议郎进峰公进表

臣起将军之官。披荆棘，冒雪霜，踏白刃，触锋镝，与先帝运等帷幄。殚鞠躬尽瘁之忱，效杀身成仁之士，为陛下建不拔之基，国家弘版章之图。今海内安澜，烽火不惊。乃先帝之厚泽，陛下之洪福也。先帝知臣赤衷，不愧白日，可任国外之奇。故亲赐斧钺，得专征伐。破洛阳、平关中、荡滇黔，代川蜀，此臣之所以报先帝，而忠陛下者也。则臣之精白，实皇天后土所共鉴，先帝祖宗所共知。先帝升遐之月，推心置腹。爵加级，兵加权。今陛下误听奸邪，促臣回都。臣窃以为非先帝待官之殊恩、陛下处臣之实意。若以老臣一身死，则死矣。但臣吁一危，天下必动，故不得冒死为皇上陈之：老臣宿卫，家产不下数力，将佐奴隶十倍其数，回轅万里，兵马震动，百姓不宁，非二年之久，不能殆尽，且所经郡邑，必伤农事，甚至拖毙道傍，流亡相继。以老臣朽迈之身，而残亿万生灵之命，老臣敢乎哉？臣之兵饷，每岁数百万有零。府县输纳，尚且不足。今师徙这涉，一载增两载之饷。民力疲敝，天下生心，老臣忍平哉！皇上垂怜老臣，懋赏【有功】，以辽东三百里之地，大启土宇，营造官室。彼三百里独非陛之百姓乎？苦役不惜，怨恨人髓。臣即居其地，履其土，返之于心，必有瘤笏然不安

者。且运转万里，兵戈一动，辑之匪易，老臣又忍不防微杜渐乎？又敢不瞻前顾后乎？老臣身经百战，疲体疮痍。方平云南，皇上无内顾之忧。谁之力也？南蛮，犬羊之性，顽梗难化。臣今朝旋师而还，蛮心暮乘隙而反。遣兵征之，非数万不能撓，是朝廷安靖之边，反成战斗之地。老臣数十年之经营，为皇上报位。今一旦功绩坠地，亲见其乱，老臣何以见先部于地下耶？当此血衷气弱，回忆壮时，披怪执锐，为朝廷竭力。今平成已久，国家置老臣漠外待兵，将若路人。皇上尚施万世之洪恩，老臣岂不惜旦夕之微命！臣一回都，必解臣之兵权，散臣之士卒。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。稍不如意，文吏动以国法纠。臣，先帝股肱，皇上佐命，安能身受桎梏，坐待死之？伏望陛下禀乾刚之断，析奸邪之臣。念老臣有底定之功，先帝有特恩之命。全老臣之孤忠，彰陛下之再造。不使道路自毙，军将生心，天下幸甚。臣不性惶悚，谨表以闻。

四世祖进峰公，名文洪，字希设，号仰轩，唐绍宗乾宁三年丙辰（公元八九六年）四月初六日卯时生，武兴公长子，乾化三年癸酉（公元九一三年）四月应楚王马殷征聘入朝，忠勤王室，敕封朝议大夫，加封端洁公。